鶴泉文鈔

唐昌黎韓氏文雄視百代而其言曰文必己出要其所以能然則畧具於答李翊書後人欲為韓而不學其所以為韓者皆剽賊耳惟宋之歐王為善學韓不襲其皃故能各自名家知此則可與讀吾友鶴泉之文矣鶴泉年先於予名早噪浙東西及都下顧獨深契予書問往来無閒茲且屬

序其文則以其志同其學同即服官而不改其志與學亦無不同然予資不過中人鶴泉天才高邁軼羣絕倫予少壯跡不出鄉郡鶴泉冠即遊松岡中閒館曲阜孔氏師友極一時之盛廣益見聞其所至予有不能盡知者何能序鶴泉文特以鶴泉寢饋昌黎自少時屢集之流轉羅絡妙極自

然意其他文亦將倅色揣聲波瀾意度規橅不遺餘力而鶴泉惟是本其所學會於心而注之手伉爽昌明渙然大適不屑屑與世之學韓者分刌忖度求肖於字句聲音之間而讀者亦不能指其何篇為昌黎與何篇為廬陵半山予謂此正鶴泉之善學昌黎而足自名家者也且昌黎不云乎

文宜師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又云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斯言皆與必已出相表裏鶴泉答金春圃書謂神交古人於冥漠之中復謂富貴如飄風易過念可久存惟有筆墨誠得異時有可自見聲名不泯即樂不減於長生久視此中甘苦鶴泉固自言之非即昌黎之師其意耶用功深

而收名遠耶夫豈借耳傭目但以求肖於字句聲音之間者所及知哉鶴泉博覽載籍而深明乎六藝之遺洞悉古今而周知乎萬物之變等身著述何莫非文而又裒其精華分上下二卷風發泉涌弗拘一途要之古人迹象俱忘冥合神理其闡幽訂譌諸作不避俗嫌不狥衆毀不蔽於史乘

傳聞論定折衷皆足以扶植綱常禆補經
傳自鄉先正謝文肅後古學曠絶鶴泉起
而振之即鶩鈍如予亦時藉以自策茲以
予志學有同焉者俾弁首簡予又何敢以
不能盡知弗為表其善學韓而足自名家
使讀者知文必己出由是而師古聖賢人
之意用功深而收名遠哉則以予言為之

嚆矢也可

嘉慶甲子二月下澣年家同學弟黄河清

頓首拜序

鶴泉文鈔目錄

卷上

太平戚學標翰芳著　男寶寧長川校字

櫺星門說

先師廟之有櫺星門於義有取乎曰為說不一而可据者少也按釋文櫺櫺也西都賦伏櫺檻以俯聽薛綜注櫺臺上欄也方言屋梠謂之櫺甘泉賦据軨軒而周流兮注軨者軒間小木軨與櫺同而徐鉉注說文䉶字更有以木為交櫺之解是同一櫺而不一制且用不一處薛据釋文以櫺為櫺又其字從三口象令窗眼故後世率以窗櫺言之若東坡詩皎如明月照窗櫺是也然不定用之門惟宋玉

招魂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卓氏藻林言網戶以木爲門刻爲方目使如網狀符子有堯曰余坐欞扉之內云云此可爲門有欞槅証若欞曰欞星則老學菴筆記云窻槅縱橫相間名星眼者古人取義當不出此尋其稱謂自始當自唐以前以則天時石抱忠已有欞星門外揖司兵之語也夫凡物有日月星辰名象非民俗可得通用謂門爲欞星始第隨意取象其後遂如皐門應門爲天子尊制故太廟之有欞星門則見宋史輿服志宮殿之有欞星門則見大都宮室考日月山川壇之有欞星門則見明太祖實錄餘惟周公廟孔子廟得用之總之爲尊者之制若武安君白

起廟碑記之亦有是蓋偶見耳乃今則專以為聖廟前門之號据闕里志應天府志似起明世然鍾山陵寢有欞星門崇正四年南郊科臣鍾玠奏言宜於左欞星門幕次休息是有明一代初未嘗獨用之先師廟也故推求其義不過以欞櫺象星惟天地帝王得用而聖廟有此見尊禮先師宜與天地帝王等相沿之久因為定制遍考前人有言欞星取疏通之義者有言欞謂欞櫺之透露星象次舍之散處者皆依形立說至易體震云制因欞窻撤去板障示闢門求賢之意此自為解以求合於建學立廟之旨未必其論果有本也又有引龍魚河圖天鎮星為得士之應其

精下為靈星之神學宮造士之地必建廟故以名門及以靈星為天田星云義取養士者則必當改櫺為靈且何必施之門而古帝王宮廟陵寢之有此又何意乎故曰為說不一而可據者少也

闕里考

云闕里卽闕黨者日知錄也云闕里非卽闕黨者四書釋地也顧閻二家說俱不能無疑顧以闕門之下地卽名闕里孔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而其証闕門也首引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再引春秋定二年傳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又謂卽史記魯世家煬公所築

茅闕門夫自煬至定相距幾五百年安知定時所災即煬時所築觀闕萬衆所瞻制宜崇飾茅闕稱號朴陋未必密邇公宮竹垞朱氏已疑之矣水經注之石闕即靈光殿之南闕雙觀闕舊跡更在其東一周一漢烏得比而同之然則即一闕門尚無確証則里與黨之因以名者益難据矣閻氏駁顧雉門兩觀外朝之地非孔子士庶得居孔子所居之闕里當時亦無此稱自因漢靈光南闕而起若闕黨在今滋陽界荀子云仲尼居此者係暫居又闕里亦有二一曾城一在泗水縣南爲孔子所生地其說較辨然顧謂里因闕得名自統闕門以外地言之奚嘗定指在闕下乃

謂外朝孔子士庶不得而居耶闕里既爲聖鄉必傳之已久古書佚者多矣因其始見漢書梅福傳遂謂名起漢世夫闕里之由兩觀闕不足信其由魯恭殿闕獨可臆定乎至滋陽東北之有闕黨泉此出郡縣紀載庸知非好事附會且滋陽不惟有闕黨兼有陋巷必確指爲闕黨在此而闕里在彼烏見其必然也乃又引史記索隱正義云有二闕里則說益歧矣余以歷年既遠井邑遷徙闕里闕黨皆難鑿指其地苐闕黨之非卽闕里則畧有可得而言矣論語書法以鄉里紀者止數處一達巷黨一互鄉一卽闕黨如闕黨卽闕里是童子爲夫子同里術地固可以不紀祀

闕黨猶之乎紀逵巷紀亙鄉耳必非夫子鄉里也雖劉向新序有孔子所居語近馮山公有闕里即闕黨之里之解均爲未有的据則余說亦得以附存非黨闇而仇顧也

涉縣城考

涉縣舊城相傳在邑西二里清涼村今城不知何時始築世有涉陀城之稱後人因疑涉自古地爲晉大夫涉陀封邑并牽左傳定七年齊侯衛侯盟於瑣注瑣即沙也之語以實之考齊衛同盟之沙自在今大名元城與此無與而沙之改名涉明見漢書當春秋時無所謂涉也且春秋之晉有盟衛侯之涉陀復有叛趙鞅之涉賓今境內有趙簡

子城俱可從而附會之矣竊以涉地在唐末屬澤潞李克用據之而邢洺磁等州皆爲朱温有正當梁晉兩國接境克用父子本沙陀種當時以沙陀呼之涉城或其所築以禦朱温人因號爲沙陀城明邑令任澄清詠上龜詩所謂秀結沙陀式廓垂是也其訛爲涉陀城者以涉本古沙縣後人或稱涉或稱沙彼此牽互致誤耳縣境有唐王山并青頭山上觀營殿御寨皆後唐莊宗伐梁時至此遺跡可以互証戟黎人張昇竟指今縣爲春秋涉陀封邑者其言固稍有據依矣

大觀聖作碑考

涉城之西偶故宋時學宫在焉有大觀聖作碑歲久斷爲三卧荒草閒既又亡其二惟一石存已爲人砌廢墻中碑字斷落不可以句邑人雖知爲古蹟口相傳顧未明碑之原委即志亦止稱所載大抵三舍取士法一語而已余細辨認髣髴見有孝弟睦婣字又睦婣爲中任卹爲下句隱隱可讀又有上舍司成及兼中等二行等字証以偃師金石遺文所載大觀聖作碑乃知云孝弟睦婣者原文係孝弟睦婣任卹忠和爲八行也云睦婣爲中任卹爲下者原文有孝弟中和爲上也其云上舍司成者原文係奏入太學免試爲太學上舍司成以下考驗不誣申尚書省釋褐

命官也至兼中等二行則上連全備四行或不全一行爲文乃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也是碑雖不全而偃師金石遺文全文具在他可曉然矣考史徽宗紀大觀元年三月甲辰立八行取士科九月十八日資政殿學士兼侍讀鄭居中奏乞以御筆八行詔旨摹刻於石立之學宮次及太學辟廱天下郡邑偃師碑係二年六月博士李時雍奉勅摹寫太師蔡京題額涉立碑當亦在二年第摹寫題額爲李蔡與否則不可知耳聞曾山亦有聖作碑益証當時天下郡邑皆摹刻而存者寥寥以所聞見僅三處乃曾山碑志云已佚偃師遺文雖存碑不知所在然則僅存者惟涉而

又以片石湮埋於土墻沙礫中遲之又久焉知不并此而失之繖宗事無足取獨八行取士科原本周官六德六行論秀書升遺意爲可法碑文兼係御書雖殘石余以爲重勝艮嶽因爲考其原委并碑文大要書以示後庶幾與邑人共珍之云

石鼓懸鐘辨

古蘘州圖經鄴西有石鼓焉後人莫知所在因以武安之滏山當之謂山有二石如鼓南北相當故又名鼓山考水經注滏水出鄴西北石鼓山南岩下是滏山之名鼓山舊已顯引魏都賦神鉦迢遞於高巒之語謂石鼓又名神鉦

則余心疑之夫鼓石物鉦金器其爲不類甚矣詩鉦人伐鼓注謂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明二物周官考工記梟氏爲鐘鼓上謂之鉦注鼓所擊處鐘腰之上居鐘體之正處曰鉦則鉦固鐘體而所謂鼓者初非鐘鼓之鼓安得比鼓與鉦而一之余以天下無象之物或難考信若鉦鼓則皆有形質可求必其象之相似而後名因之而起武安令陳灝遊鼓山嘗求所謂石形如鼓者不可得則滏山之石鼓已在疑信間於神鉦乎何有涉距武安百里餘俱在鄴西離縣二十里許亦有石鼓山其村曰懸鐘村訊之邑人云山上有石圓象皆鼓狀

之有聲又有鐘形下垂而上紐若天成者村之所由名余乃恍然悟魏都賦所謂神鉦即此而在矣蓋鉦固鐘體又爲鐃鐲之類孔穎達所稱形似小鐘者土人以其形與鐘似因即以鐘呼之更不悟其爲鉦而世之言神鉦者又惟其聲之求而不惟其形之肖此所以在耳目之前而失之也石鼓之在武安與涉余不敢爭而神鉦則斷以爲即懸鐘是今邑人以爲八景之一此徒里俗之見於考古曾無當云

鄴下苦案辨誣

始宰臨漳陳君爲余言涉糧有浮寄於臨者未之信及觀

王篆天鄴下苦案跋則涉縣寄糧一事在焉云明永樂間涉縣夥人郭太師園內有三川柳被漳冲流家人沿河踏尋至臨屬見三川柳遂指柳爲涉縣柳指地曰涉縣地舉涉縣額賦坐派臨漳額賦中二百年來相沿爲民害王親爲其縣令語當不誣又言曾申於直指批允釐正而爲承問衙門所沮若言之有餘痛者余乃益駭而疑矣臨涉相距三百里涉水能害臨而無並其地淤於臨邑之理彼夥人何名而責之賦且考涉志及遍詢涉父老永樂間並無所謂郭太師其人者推求其故蓋明藩儀衛司故有安陽臨漳二縣柳園地後改派涉縣計地八十五頃四十六畝

零歲自涉徵交二邑轉解趙王府及涉地冲壞糧無所出
乃轉責安臨自解終明代至
國初未改臨人嘵嘵不已謂涉之移害於彼也涉人亦謂糧
固彼之糧彼始實禍我而轉咎我之爲彼禍耶數爭於上
憲順治十二年巡撫亢公廉得其實以涉地現冲壞而額
賦本在安臨二邑乃以涉所存柳園地空糧並加徵銀九
釐共五百一十四兩七錢四分五釐九毫具題仍開除與
二邑於是臨人始悟浮多之糧凡皆明藩府之作俑與涉
人無與也且并非郭太師之故也聞趙藩嘗挾臨漳代安
陽納米二千石而柳園地之賦更至今爲二邑害親王一

時倚勢流毒數百年之久復使吾涉橫受其誣噫可畏哉
象天文現載郡志恐後人誤謂實有其事而涉之受誣無
已故爲核其顛末如此

辨正許公象垣殉難事

故　贈按察司僉事柳州羅城知縣許公鴻儒順治八年
不屈於賊死距康熙二十二年太平修邑志僅三十餘年
紀載者不知考据謬撰事蹟余少採鄉里舊聞補爲公傳
亦未得實績姻戚李丈秋水宦廣西卽公殉難處托訪始
末又得公同時至親季冰軒先生遺刻內有哭公詩題下
敘公事甚詳於是乃得舉從前諸譌而一正之蓋公死於

西師之變不死於土會其死在到縣一朞非之任日桂林
郎失守援絕與公同死者惟長子承昊若幼子承薦則病
歿長沙其弟重然又自沙兆趨羅城中道先歿於賊云弟
男五人俱遇害者亦誤也公先居邑之松門松門明季爲
衛城濱海重地嘉靖間數有倭患其地之人多以戰功顯
公亦將家子故被服儒素而於孫吳料敵及功戰防禦之
術皆所熟諳順治己丑以明經舉時大師未進克粵西大
將軍以公才請公隨行軍中籌謀公多與焉辛卯桂林既
下同事分方之任公得羅城携承昊同往民情未定頼公
綏靖諸廢俱舉縣有起色壬辰西兵驟入省會告變定藩

自焚州縣一時皆潰獨公猶爲
國守嵩是時縣兵不過百人糧亦不能支二月外無援兵賊
來益衆孤城危於累卵而公顧與承昊日夜督民繕完召
父老激以忠義間出奇兵撓賊賊益怒悉衆來攻勢迫或
勸公易服走公曰
天子命我守城城亡與亡有死法無走理蒙恥求活奇男子不
爲也城陷紿賊取朝服北望拜遂罵賊死承昊亦遇禍初
公偕二子一弟相率之官先後罹凶無一存者踰二年廣
西事定仲子圭始萬里奔喪哀請贈廕葬祭得
旨贈廣西按察司僉事予祭一通文畧具邑志中入鄉祠并

蔭一子入監而圭未久流寓江西貧窶甚蔭遂煺順治十六年海寇松門被遣公諸孫族人轉遷浮靡及他處踰三十年松門新復無能言公事者繆襲傳會葢亦有由也公之後人南英與余同里新請於上憲得奉公祀余爲之喜因爲考公殉難之實而正乎其傳之訛并錄冰軒詩及小叙俾藏之於家以俟後之修邑志任紀載者而余舊所爲傳亦可以弗存

陶母論

傳稱陶侃母湛氏剪髮留賓事此不經之甚也父母之髮與其子之友孰重世有刲肉以療親之疾者君子猶或非

之而況乃斷親之髮以爲子留資哉爲親者未有不願子得賢友者也然而餒其親家有無可也有子能交友必不以細事累其親友而交其子必不責望於飲食今毋無故而剪髮子之心安乎子之友之心安乎且髮爲直幾何哉一范逵之不足待至謂僕從亦過所望何其誕也如毋盡如還書封鮓以正教其子後世其孰得而議之或曰毋所剪髮也非髮也此知其不可從而爲之辭總之毋之賢不在此傳者之妄

論劉仁本

近修黃岩志者痛詆劉仁本以元進士爲方國珍僞臣其

論似正而實誣何以明之方雖起羣盜狙詐反覆然歎受
元浙江行省平章及左丞相命則與偽宋偽漢竟僭號者
不同而省郎故朝廷官於平章丞相爲屬無君臣之分危
素朱右爲仁本撰書院記一稱郎中某言於行省一稱某
令以溫州路總管歴行樞密副使其爲非當時偽職昭昭
然矣烏得以明祖實錄朱亮祖下溫州獲其郎中某語遂
誣爲臣方氏哉且仁本正忠於元者何則國珍傳所謂佐
其謀議者不可知而海運輸燕爲仁本司其事則史有明
文羽庭詩稿序亦云侯以經濟之才當艱厄之運爲國家
安輯海隅以通運道當是時羣雄角立道路榛梗元之號

令不行於江浙久矣國珍何所畏而歲遣人入海冒萬里風波不測之險以輸之粟而濟其乏非仁本不忘其主用大義以慫恿之其得有此哉仁本述言詩云云意亦不滿於方特以其假國名號又同縣言肯聽從勉與周旋與異日反正爲朝廷用復慮其凶暴戕百姓導之招延士大夫折節好文一時名人遺老如林彬薩都刺輩咸往依焉至正庚子仁本治師餘姚作雩咏亭仿蘭亭故事集名士謝理趙俶以下四十二人修禊賦詩自爲敍在黃岩修杜清獻祠建學羽山干戈擾攘之際風尚如此令慶元溫台數百萬生靈不致盡困於方氏水火者亦仁本之有以濟消

而黜化之余悲夫仁本之志不明功不著而世輒以僞臣同類而共譏之也嗚呼明興之間從諜北伐者其爲元進士故官豈少也哉此又未必仁本所屑爲已

聖駕四幸江浙恭紀 頌一首并序 集韓文

天子神聖自即大位以來太宇之下莫不寧順百姓安樂壽考唯知鼓舞懽忻上古未嘗有也

天子猶以爲物衆地大唯恐耳目有所不聞見一夫不得其所兢兢業業而問百姓疾苦於南方揚州之近地仍觀察其郡邑與官吏百姓等相見慮今年稅錢徵未得者並且停徵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道傍見者進三大呼笑皆

云

天子大聖當此之際諸生有能誦書作文詞者皆以其所能鳴
束帶結髮擇時日以獻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臣
生遭
聖明瞻望
宸極至愚至陋誠未爲有所損益而志切効忠作爲歌詩鋪張
對天之宏休垂之於無窮使天下之人知
大聖人之作爲數千百年以來未聞有如此者豈不盛哉載拜
稽首以獻詞曰
天生聖主全然德備威武慈仁巍乎天地勤儉之聲寬大之政道

路相傳耋艾歌詠四方葥國罔有內外休休養生息無不安泰休徵嘉瑞鳳凰芝草年穀胥熟歌於途道

聖恩宏大與物無私坐以無事不勞施爲歲之初吉利行四方以叶羣情遂開

明堂無驚無恐嶺海之陬

恩私曲被此邦是庥小大之官法度是東百姓何人乃勤

帝目

帝有恩言使勿輸賦民相扶攜吽讙爲賀六館之士涵泳

恩澤作爲文章若奏金石

賜以繒布賞其微誠又考試之由

天子明日月清炤天地開除登望之樂淸閒之餘
聖明在上神人致喜以今準古未有倫比宜定樂章奏功
皇天紀諸冊書於千萬年

孔氏世爵序

古帝王之後封爵卒不過一朝或數朝而止獨孔子歷二十餘朝經數千年之久其後裔代爲人主所尊寵爵位綿綿至今不絕嗚呼盛矣孔氏之得封自聖人八代孫謙魏封文信君暨九世孫鮒秦封文通君始第其封因先聖或自以仕魏仕秦未可知也漢高帝過魯封鮒弟騰奉祀君說者謂聖裔奉祀始此而鮒六代孫吉又別封宋公承殷

後再傳而絕騰子忠文帝時嘗封褒成侯譜不載載忠曾孫霸者元帝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然自霸以下皆用帝師恩襲爵至平帝封其三世孫均褒成侯則專奉先聖而世爵自是無間矣後漢和帝改褒成爲褒亭魏晉宋拓拔魏或改宗聖或改奉聖崇聖皆侯爵若公爵起後周大象二年封鄒國也唐承隋侯爵以褒聖爲紹聖開元間更封文宣公由是終唐世不改其名萱及昭儉者又兼泗水令或曲阜令焉昭儉傳子光嗣遭五季亂始失爵不久而其子仁玉後唐時復襲文宣公封爵絕而復續所稱孔氏中興祖是也入宋仍舊封縣或兼或否仁宗以文宣先聖謚

號非子孫可襲稱特改衍聖公哲宗更而尋復此稱衍聖公之始也高宗時曰端友者隨南渡寓浙之衢州無嗣以弟端操子玠襲金又別以端操權公爵於魯於是南北有兩衍聖公然在北者後但世曲阜令矣南宗自玠至洙凡五公元初遜爵遂罷封而北宗名治者襲旋以非嫡罷延祐三年復封洪武即位特命班亞上相七年又以曲阜縣爲世職聽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咨授較前代兼攝及但有縣而無公者優矣其衢州置五經博士則始宏治六年從沈杰之請十七年又詔衍聖公次子世襲翰林院博士奉子思祀皆異數也外有國子監學正一人太常博士

一人書院學錄二人並明設
國朝定鼎封爵如舊
特賜衍聖公三臺銀印
世宗皇帝復增設聖廟執事官自三品至九品共四十員由衍
聖公於族內遴補給予章服曠代
隆興非先聖盛德後人何以得此哉嗚呼由漢迄今爲代屢更而聖道之在天地不變也聖道不變則其子孫之封爵固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雖聖人不以是增榮而後世自不能不盡其報如前所述其驗也寵遇如
聖世尤其盛之盛也余獲交於先聖七十二代孫衍聖公篤齋

其從祖伯誠孝廉復辱從余遊先後在曲阜五年得窮窺孔氏全譜因詳敘其封爵顛末俾天下讀孔子書者快覩焉

補杜氏釋例世族譜序

春秋卿大夫非公弟即公子非公孫即公族即異姓之臣亦多子孫承襲世官世祿之法具見於此故經傳所載列國人物皆有族裔世次可稽焉然綜二百四十年之中大小諸國人物幾二千二三百人雜亂糅沓其間有父子世見者有祖孫間世見者有父子祖孫世見而忽缺一代者或諸族而本一源或始一族而別為氏或由本國而仕他國或先奔他國而後仍歸本國而又有雜人混其中一時

同名氏者混其中其難爲甄綜條貫蓋不特稱名稱字稱爵稱謚不同數端已也杜當陽又見世本其書釋例有世族譜一書附經傳集解以行而後世多未見由是潁左氏謚族圖春秋宗族名氏譜春秋名字異同錄作者紛紛而杜氏原書幾隱矣此本係曲阜孔葓谷先生官農部時於永樂大典內得之其例每國有敘先公次夫人次公族次諸族皆一一譜之原委次序如肉貫串不可譜則總爲雜人計國二十九又小國四十四而終以古人名譜惜散佚已久如宋齊等國並缺或有譜而無敘烏焉帝虎之訛更無論焉先生嘗欲釆補令完善與長歷土地名二種並梓

志未行遽謝世於是長公孝廉伯誠承先志續成之伯誠貽源家學於諸經多所折証尤銳意春秋內外傳卽以名氏一類言之如辨行人子羽爲公孫非七穆之子羽則據成十八年傳子羽爲公子班所殺辨兩士匄其字伯瑕者字當從丐則據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及陸氏釋文辨士會以官爲氏非土杜字通則據晉語子輿爲理及班固范氏爲士師語而訂焦弱侯惠定宇讀士之誤然但自論述而是書則校訂錯謬畧取散見孔氏正義及程公說分記所採補其缺佚不淆以他說蓋務於表章遺籍俾古人本例不失而數千年以上人物族裔世次得此已可瞭然於中

無雜亂糅莒之患矣頎余允望伯誠體先人之志從而鏤之於版以廣其傳則為功先賢而嘉惠後學益靡有窮已

乾隆乙巳七月四日序

委羽山方石銘序 集韓文

斵石於此以相磨礲浸灌皆得人力而後完也得石者固有異焉採於山未接人事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不以雕琢為工神設鬼施層見間出方同功於造化不書於傳記古未之見也始者讀書城南盤谷之間宅幽而勢阻草木蒙茂飛閣渠渠南墻巨竹千梃高不能踰尋丈而缺者為洞繚而曲窈而深日光穿漏久乃可明心閒無事觀於物見

山水崖谷僕誠樂之既數日衡山道士李然叩吾門而來石英以百數羅列而進怪怪奇奇可喜可愕熟視之匠氏之工也莫與爲比某水某丘其孰從而求之其何能致多如是耶道士啞然笑曰未嘗求之豈求之而未得耶在嶺之上世世多有風雨少弛猶斑斑見則躍躍以喜使奴星入谿谷爬羅剔抉亦有可采欲以多爲之踰嶺白石齒齒昭布森列不可勝數噫自藏深山歲月已久委棄泥塗孰爲而孰傳之耶蔽於古而顯於今孰非天耶吾因之有所感焉南方之山磅礴而鬱積巍然高而大者神氣以靈其水土之所生幸有石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

之民明白純粹渾然端且厚與時俗異態吾又未見也其心有慕焉志於斯石道士曰是宜銘銘以著之曰

寒居之洞廓其有容潛深伏隩維子之宮乃伐山石渾然天成收之如賢延之上座曰貞曜先生

文錄古意序　集韓文

夫所謂文者必有得乎古遊之乎詩書之源沉潛乎訓義務使合乎孔子之道然後肆焉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渾渾無涯龍虎變化不測蛇蟠結蟠可愛可愕不加裝飾不以雕琢爲功其文益可貴重或曰有志乎古者希矣但不知眞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

懷抱利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觀其所爲文含英咀華章句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速化之術如是而已不然文雖奇而不濟於用文雖工不利於求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老師宿儒負超卓之奇材詭頑作氣勢佶屈聱牙與時俗異態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較其毫釐分寸其安能有以合乎吾子何其愛之異也曰僕雖庸愚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操數寸之管高可以釣爵位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古人有言乃類於俳優者之辭僕雖欲重累其辭竊用自愧操筆欲書將下復止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無乃所

好惡與人異心哉雖然天下之賢才舉於其鄉然後升於禮部或出所試文章羅列而進手披目視其中怪怪奇奇爲文甚古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苟有以取之此眞僕所汲汲求者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爲一卷將試學焉不懈而及乎古此吾今之志也

陝西鄉試進呈錄後序 代姚伯芝二兒

聖天子御極之三十九年行秋獮之典於五月中旬六飛親幸熱河臣姚梁以宗人府主事軍機處行走職在扈從會鄉試屆期禮臣以江陝二省考官列名

上諭

詔以臣粲副翰林院編修臣嵇承謙往典秦省試事伏念臣浙

東寒微至愚至陋乾隆某年成進士

恩挑內閣中書某年補實缺着軍機處行走兩充鄉試同考官

一與會試分校三十八年五月蒙授今職行走如故

天恩高厚涓微未報茲復畀以衡文重寄聞

命之下益切悚皇謹自

行在束裝星馳與嵇承謙按期抵境入闈矢公矢愼和衷校閱

得士如額錄文恭呈

御覽臣側得綴言簡末竊惟文章取士雖昉自漢唐然虞書云

敷奏以言禮記云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詩摽有梅

美取士也一章云求我庶士迨其吉矣卽周官三年大比
也其三章云求我庶士迨其謂矣殆如後世試士以文焉
蓋文以載道而言者心之聲必其人平日從容於道德之
林沉潛於詩書之府而後出於口而筆之手者有可觀焉
故文章一道人品之邪正學問之純駁皆於是乎在自宋
明來科目得人號稱極盛我
朝尤超越前代誠以
國家菁莪棫樸教澤覃敷故士皆自奮爲賢人君子其立言
亦必期合於聖賢之理循循法度而不敢剽竊詞句以蘄
一時之倖獲作人之化隆於上而同文之治盛於下其來

固有由也泰省居天下之西山川秀美有龍門熊耳之奇同官樊川之勝其俗厚重質實易於興起而為善宋臣朱某嘗稱之杜陵則張子孺之舊里也華陽則楊震之故居也晉有杜預唐有李泌宋有寇準張載人物之盛自昔已然況又

聖朝樂育百有餘年膠庠之中懷秀翼新迪然向化人材益非舊比場屋之文有勁直而剴以切者有清謹而修以潔者有朗徹而有條理奮發而有光明者蓋其地氣不尙浮華而又誦習於

聖天子清眞雅正之訓者至深久故見之詞章莫不有老成之

矩範焉夫以李杜之才而見遺科目以陸贄之明而幾失韓愈況愚陋如臣敢謂驪珠盡得而魚目不混然因文以觀其學兼以求其心術性情之似險怪必斥浮誕必棄庶幾拔十而得其一以仰副

皇上釐正文體慎重選舉之至意他日果有經明行修功業彪炳不負其言如臣所期者是則區區所深願也夫

字易序

字有六體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轉注曰假借至於有轉注有假借而其為用益不窮矣余以字與易同出河洛易畫也字亦畫也易由一畫而成六爻字由一畫

而備六體而推之皆至於不可究詰夫字孳生者也生生之謂易其理同其用無不可同也觀左氏傳所載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及元命苞之土力於一爲地兩人交一爲水說題辭之十夾一爲士考異郵之虫動几下爲風孝經古契之卯金刀則知古人用字以驗休咎其來久矣易之占驗世人不能用而測字一法亦轉流爲江湖之術如所稱青龍白虎朱雀元武之類徒以點畫配合形體爲推驗口訣幾於千字一律於古人製字之本意以及增減離合之法固未有能明之者竊嘗究心於此以爲測字先推本字至其變則此字可通於彼字亦

彼字可合於此字其錯綜參伍一如易之有本卦有之卦與互卦反對卦是故爲變無方而其用不窮於以斷天下之疑而成天下之務其應也如响茲編所推凡三百八十四字亦合於陽爻陰爻皆百九十二之數因借名曰字易蓋前民用之一端區區謝石之學固非儒者所屑道已

台州外書序

台州外書蓋志乘之流與乎志而不全乎志故不以志名以是爲自爲鄉里之書焉耳書曰外者所載皆志之外非舊有志爲其內此爲其外比於古之有內外傳相輔而行焉耳台之志視他郡善其先創之者爲宋司業陳公明代

修者爲方石謝公

國朝侍郎馮公又加修三先生皆宿德偉人通於古今故其爲書紀載有法論述不苟卓然可垂信於後然台於天下一隅耳無大藏書家就所睹記耳目固不能盡周其間掛漏譌駁時亦有之所謂千慮之一失明丹臺范公作天台要覽東瀛王公作赤城會通記皆於郡縣志之外別自爲書備桑梓故實於志有所考補訂正顧舛漏仍所不免甚矣纂述之難也余才不逮前人頗嘗留心鄉里文獻或志所未及或與志有異同有見隨手記錄然必於書確有據依始著於篇其徒得之里老傳說者不之信也以爲事雖

求詳言貴核實庶可附志乘之後而爲之輔是書計四冊爲卷二十大抵以郡志爲綱增所未備間考其得失而諸邑志中可疑者亦附見議論焉夫千百年事實無窮一人聞見有限余生諸先生後而攟拾所得如此以是知此外亡佚尚多而其牴牾者即余亦不能悉正也生斯土者固人人有文獻之責如謂自矜博辨嗤點前人豈後生敬恭之意哉

三台述異記序

丁未夏家居無事每日移午輒展席鶴池坐樹陰面荷風科頭盤膝手持白團扇與二三里人娓娓談桑梓從前怪

異事比於東坡說鬼聽者欣然不知熱之在體也然頗疑予言叵信予曰古來傳記所載怪怪奇奇其間係吾台事復不少此皆有本顧諸君未見耳乃彙次平日所得爲郡縣志未有者凡百條條注原書名三台述異記而傳聞不與焉庶幾信而有徵不至疑予爲黃布囊裹姑妄言之用資談噱亦鄉里銷夏之一助也

修涉縣志序

涉志自康熙甲午歲邑人修後迄今九十年未修其爲缺也孰甚焉抑非特缺之甚也覆視其所爲志編敘無法前後雜沓凡所記載往往與史相背謬蓋先之作者粗述聞

見備一方掌故其爲書也草創焉而已繼事者稍從增益而踵其前失不復致考亦無所謂討論也余以志者史之一體一縣之志即一縣之史並期於傳信叉史詳本代志具見數代必上下千年於有縣之源流併合歴朝之因革變易及遭時盛衰之故灼然於心而後乃筆之無誤故作志之難與作史等然歴代之史具在固作志之權輿不熟乎此而循俗記載宜其妄也今就涉志畧言之如南北朝時地入北魏而有梁武朝之尙書唐代宗後爲澤潞方鎮所據而有開成之巡幸靖康之後非復宋有而錄選舉有紹興之進士記叢祠有淳熙之道觀至若人物首列狐突

封邑遠指涉阤咸無故牽引展轉傅會其於史書類未一經目者噫誣也久矣先正謝方石有言志缺則一郡一邑之典型無以考而文獻不足徵然缺猶將有起而繼之者妄則誣誣則是非混淆眞僞錯雜雖有繼者無以善其後今涉之志旣缺又誣甚余竊病之因以政暇重修纂旣俾九十餘年之文獻續有所考并前此千數百年所載事實亦稍爲是正不致顯背於史書於此加討論焉乃若修飾潤色則余之才不足以語此苐䵩雜爲文固有所不敢出耳是役也一切考訂之事余以身任又得孝廉李君文元輩分職採訪始終在局相與有成厥功並懋焉

顧琴巖詩集序

今世詩集之必有序也自士之求名者者始也古三百篇之有大序小序皆後聖賢推論作者之意而爲之言而今之人不待後之推論有所作必亟亟乎求人之序之而序又必其人之赫然負時望者否則位號通顯足以震駭流俗者也夫而後已之作以重而名可得也甚哉琴巖顧子之拙也琴巖爲詩則望有名矣琴巖望詩之有名則旣求序矣吾所怪乎琴巖者不以求之才望赫於一時與位號通顯足駭流俗之人而顧求之余也且琴巖不聞左思已事乎思作三都賦人未識也因候皇甫士安士安序而歸之

思名遂顯梁有劉勰者撰文心雕龍十卷於時勰未有名念可藉以重者無如沈約乃候約車前約序其書以傳今京師大矣人文所萃薦紳先生所聚才望之隆位號之顯豈無若士安與約者琴巖宜其效太冲彥和踵門求之詩庶幾乎名琴巖來京師五月矣獨終日閉戶吟哦不輟要人之庭未嘗一至然且手一冊顧余曰子序吾詩子序吾詩琴巖不欲名則已琴巖而欲名此予所以駭且怪也顧予曰子之說然矣僕之意異是今夫詩之爲道微矣得失寸心古人難之僕豈敢遽以是質於當世卿大夫仰卿大夫樂汲引後進齒牙獎借恐亦無益於其實幸而可以得

名矣以一窮素儒生無故日久當路之門或不得通即未免立馬廄中可耻孰甚焉且子以詩名海内久矣吾未見子之集有所爲卿大夫貴人爲之序者然而不脛而走士患不自立謂附靑雲而益顯此亦未必然也今世與僕相交之深無過於子古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是僕所以汲汲求耳抑子勉之子之才望異日安必不赫然位號安必不通顯然與其異日藉子之序以名吾詩則子之才望位號爲之而謂僕以此而重子耶余慚且感而卒無以辭也琴巖之詩胎息乎三百篇意態恬靜不務爲雕琢工巧之詞亦自以爲拙以余推論世之有詩名者殆無以過

之

贈金仲柳序

章安金仲柳善奕者也少有名余嘗聞之今十年餘矣適來謁余言自幼好奕台之奕者獨某爲有名然以不得勝某者故所業亦止於此昔奕秋名在通國而某所業僅勝於台是以心歉然常不能以自足也且夫奕雖小技猶之學學優於一鄉而不得勝已者爲友則優止於一鄉而已矣奕高於一州而不得勝已者爲偶則高止於一州而已矣余聞之嘆曰余乃今然後知與不若已者處之無益而求進者又常苦求勝已之人而不得也奕與學皆然也金

子又自言將遊吳越歷山左過河南達於燕京以遍訪其人而廣所業艱於貲而不得遂可謂有志者矣雖然古之以能名天下者其書具在也金子以其不自足之心進而求之於古所造將有不可量者此尚友之義也吾將以吾學之道進金子之奕

樹場曹氏譜序

世之爲譜多務誇陳其先功德與族姓中善事而於行之可鄙者則諱而不道紀載不實非臧否可信之書識者羞言之余以爲人子者善則歸親春秋之法爲親者諱宋華耦聘魯稱先臣得罪殤公名在諸侯之策君子譏其無故

而揚先惡而司馬遷作史記歷敘其先代班固倣之而爲序傳餘如韋孟之賦在鄒靈運之述祖德凡皆津津於其先世之美而頌揚惟恐不至蓋亦情理所當然也且家譜與國史異史期於垂法萬世故善惡各著其迹譜則獨其子孫守之而獨其子孫傳之俾其子孫得知世美而生其慕與曉然於積累之非易昌熾之有由是亦足矣顧必取厥先過惡一一而詳書之不亦傷仁人孝子之心乎抑猶有說焉譜於善者稱頌之惡者畧舉其名雖使後世不聞先過而有賢子孫於此見賢者如此乎其可嘉可述也而其餘寥寥而無可紀者必其非賢者也則一詳畧間而臧

否已於是乎在何必如史之顯示以某爲善某爲惡某當法某當戒哉隋唐之間有專門爲譜學者宋則推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二譜此皆出其家子孫之手而至今宣之豈以其揚善諱過有私於親爲不足信今而傳後乎然則世之譜爲未可議也吾鄉曹氏自宋忠靖公勳起家勛胄從道君皇帝徙北瀕於九死卒能崎嶇啣命奉梓宮南還乃身自歸老於台忠孝大節麟炳史冊至其元孫子孟公更由郡城遷澤國迄明而有叔直公者以軍功躋顯秩名著一時其世德固已懋矣而其子孫數百年來一皆愛素好古不爲流俗陂邪之行非徒以簪笏相繼爲能克光其

先世故譜之可紀者獨多凡曹氏之譜創於起霖公踵之者爲碩安公松巖公齊安公敬菴公並間數十年而一修今某君又從而繼之其世次近故能於昭穆行列遠近以及死生婚葬之事言之悉其人皆才而明故能推述先德之可傳者而於宗人一言一行之善一皆道其所可道而未始爲溢美之詞至其例之紀善不紀惡猶前志耳抑亦曹氏之爲惡者蓋寡焉初吾鄉與曹氏俱稱盛族者有鄭有毛今惟曹氏繁焉祖德之不深繼美之無賢而欲其後日昌月熾歷五六百年之久繩繩不已斷乎其未有也曹氏之宗盛不俟觀譜而知矣顧吾尤願爲曹氏子孫者敬

念祖考勿替修德爲其譜之可書不爲其不可書則爲光於氏牒者無窮而後之繁盛益未有艾此繼修是譜者之志而亦余同里之所厚望也與

水洋金氏譜序

嘗讀聞見後錄文彥博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漢復故姓入宋避翼祖諱又爲文復言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爲文或爲苟一家之中百年之間而姓氏屢復屢改因思古來避諱如漢明帝名莊改莊爲嚴安帝父名慶改慶爲賀史傳所載比比皆是況復有遭亂避禍隱姓遠仇如疏之改束奚之改嵇者非其家子孫世

世傳說且賢而知其源則數傳後有貿貿然昧所自出矣雲浦金氏本唐節度河中劉沔後其孫玫爲統軍副使從討平董昌錢氏據杭州玫不樂仕避居台南始改姓金以武肅王諱也至南宋苦北兵當事者以金爲諱復姓劉元末避亂仍爲金子孫因之不改其變易再四髣髴與文潞公家同自漢以來姓氏不復分實則今人所云姓皆氏而已姓因生以賜不可移氏則或以地或以官或以字不嫌於別金氏弟能明其宗之所自來與其上世輾轉更易之故不忘艱難勤思續述且使兩族世世婚姻不通則氏金固無異於其氏劉也雲浦舊隸黃岩州繼析入太平金氏占

籍後似續繁衍分為七派世以貲雄於鄉與邑諸大族埒當時有積穀鍾金趙之謠然富而好禮勤習儒業文人碩士往往輩出焉洪永間用嘉公嘗延程成趣葉拙訥二先生兩修宗譜萬歷時名伯護者復續成之於金劉互易暑能溯其源委而言之不盡支又自萬歷至今幾二百年支分派別僅据草譜未經續修舅氏平川北園二公懼族之不收而人漸不有其宗且至數典而忘祖也於是以書來示標曰余宗雖世無顯宦頗恒出貴甥若洞山黃尚書縉南閣章忝議朝鳳皆余祖老姑所出今子又余甥世言金女多生貴子為不誣矣渭陽之情不在秉黃所有二百年

未修譜子爲我增葺使族屬親疎以辨昭穆遠近以敘上下千年之世系源流以明人人知念祖德而無敢爲不肖以隕墜其家聲即吾宗藉子有光矣　標惶悚受命凡數閱月而譜成將復於舅氏因憶前此爲部讀金氏敘譜系推明金之自出有三一爲少昊金天氏後一爲漢太傅金日磾後本祭天金人之義一爲漢世祖微時避白水村取卯金之意易劉爲金金劉之爲一姓久矣雲浦之金胎息河中之劉其推本白水與否未可知顧改姓之意當亦由此輿地志稱錢武肅王諱鏐劉家爲金家留住爲駐住又見當時易劉爲金者不止剛使一派云

松城張氏重修族譜序

昔懷姓九宗殷民七族非特殷盛一時為國毗賴亦見篤本支重同氣為能聯以恩誼至雖久遠不散也予山昔族當世所譏游吉亢宗君子斯美行葦之睦兄弟葛藟之庇本根可不務與人本乎祖若水之源范氏述豢龍之裔史遷明父談之業說者謂圖譜歷胎於此究觀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之文所從來遠矣魏晉以降益重門素此王謝連姻同穴輿臺之鬼所以見彈於沈約也然欒郤降為皂隸公卿起於屠販貴賤自取豈有種乎後世不務令德以光先業至乃菲夷宗親盜竊名字用地望相誇示吁可

怪也松城之張起自次韓公至正之末龍興江左於時若中山開平之屬並攀鱗附尾騰踔風雲用百戰之勞膺上等之封而次韓公亦會天隙投命眞主雖勲業未能方駕諸公而起徒步衝鋒陷陣屢上首功天下既定遂以世職指揮捍禦邊海澤流後昆殆亦異人矣哉傳至數葉乃稍凌替會倡鄭冦轉徙星散盖川谷尚有遷變豈況人事而無興廢獨其子孫身在蓬蓽志屬詩書槃戢之門更號絃誦之戶矣余所聞知如健亭秉鑾二公騰聲黌序是皆一時之儁加念祖之情發於眞性常悼後嗣之弗顯前功之就湮又其族人或在黃或在太占籍既久類不可併二公

盧高門降衡廝歷眞辨而一本之戚有塗人之嘆於是相繼爲譜上溯次韓公迄於本代先大宗後旁支使親疎遠近犁然不亂觀其敘說始終離合之間三致意焉仁者之言藹如於斯可見殆與夫世之泛爲譜者不同日語矣張氏先無宗祠春秋各祀於家至其九世孫靜波先生慨然謂族人曰士大夫家得立廟古制也君子營宮室先宗廟重本也宗祠不建無以棲先靈合兄弟生平介介獨爲此耳衆是其議爰擇諸爽塏期日鳩工儲崇室遂不費而堅乃以餘力畢志於譜猶前志也而緻密有加焉當洪武時以世秩守松城者凡十八姓今惟張氏繇然盛且能世世

用恩誼相聯綴以勢則消不旋踵以德則後莫與京固其
理乎固其理乎

澤庫李氏譜序

余鄉族之盛者舊莫如鄭氏其先自五代占籍於此迨宋
元日以繁衍環村前後數里皆鄭也明以後其族頓衰而
李氏興焉當鄭之盛也貴者仕朝廷富者豪鄉里甲第連
雲亭臺高峙子弟皆朱輪丹轂無徒步者而李氏厥一祖
方以孤身從天台來爲外黃富人贅壻寄人籬下瞻仰鼻
息此其一盛一衰形勢相懸何啻萬萬顧不久而鄭氏子
孫頽落散徙流移向之所謂富貴豪侈者盡化爲荆棘禾

忝而李之後人寖熾寖昌一門上下致數百人讀書筮仕蟬聯不絶卓然爲東南望族遠近知澤庫有李而不復知有鄭嗚呼欒郤之家降爲皂隸而陳敬仲以羇旅之臣婚齊懿氏卒應鳳皇之兆五世之後莫之與京盛者忽以衰衰者忽以盛天道往復古今類然豈獨鄭李二姓乎要其衰也必有所以衰其盛也必有所以盛蓋貴家大族狃於其勢或習用奢侈蕩廢而不知檢或縱任意氣凌虐而致人怨此於理皆足以致敗若寒微孤姓兢兢自守其持門戶也多勤且儉其教子弟也加循而謹故先無赫赫之光而後嗣日以大余閱李氏譜自厥一祖而下凡數十傳卒

皆務本業循理道上下輯睦出入謙讓雍雍然詩禮之風
嘆其先世積累至盛亘非偶然由李所以盛而推鄭之衰
或亦自有以致此不關氣數也抑余尤願李氏後人念天
道之不常於其先世致盛之理思之不忘而惴惴乎以鄭
之衰爲戒庶盛者得長保其盛而不至於衰李於余爲母
黨今之修譜者承化君又中表弟兄也甚賢而明因其譜
成求序爲著其先之自衰而盛并後之所以終保其盛者
而歸之蓋戚屬之誼不欲爲浮詞若譜之明遠近別親疏
與夫仕隱婚嫁卒葬之有考則凡譜皆然又或前序已詳
豈煩余贅哉

叅府柴公壽序 代

自古奇偉非常之人多出西北以其山川雄特土風淳厚無東南卑鄙佻薄之習故能奮身任事心跡光明可矢天日處變故而不驚得衆情之悅服若我太協叅府柴公固其人也公安邑人氣度雄偉拔出人羣英年中本省武魁即以千總職効力運城營承辦兆大將軍凱旋兵差爲上官所器旋舉武進士改一等選浙江處州營守備歷任太營叅將兩遇

聖駕南巡江浙委辦差務踴躍勤勉不恤勞瘁前後蒙

恩賞大緞貂皮荷苞等物益感奮任職常以

興朝百數十年來雖疆宇敉寧無一敢跳刀而走戟者而武備不可不習且太境松門隘頑等處皆濱海

朝廷設兵駐守以防未然不於平時嚴戢則驕不於先事加練則惰故其馭下常寬而用法凜然人不敢犯教習弓刀技藝每爲他營冠公雖起武科有儒者風在營無事卽手卷吟哦不輟接紳士以禮尤虔事神朔望茹素軍中有老佛之稱至其疾惡之嚴則義忿之色勃然徵見於眉宇先公未來太四鄙頗患竊盜坊里兒多有爲地方害者公至慨然曰緝盜除奸靖安百姓吾分內事也於是督兵役捕送有司重懲之一月之間匪人斂迹至村厖不吠在太歲

久有德於太人而新河一城尤兩沭公矜全蓋公於善良者勸化之無知者開導之務於至誠感動臨事不見聲色故新河之人望其至如望慈父母凡公言無不從而合城之得以終始帖然無他患實公之大有造於我也昔明戚武毅公繼光以副帥督兵平海倭駐新河數月於時有護衛之安無驛騷之患至今人德之况於公之大惠及身徧受而有不知感者哉某開有盛德於百姓者福澤必大公歷膺大憲剡薦四署副總戎印現奉

旨注冊回任候掣功名有日顯之勢兩子一孫階前玉立蘭敷其繼起而振家聲皆必然之理今十二月之十四巳公五

六誕辰也太之士夫軍民感公之德咸願躋堂奉卮酒爲
公祝余新河人益不可以後因相率製錦障并爲文詳公
行事以見公雄材厚德實鍾西北山川之氣所爲一切非
常人可至而
國家資其屏障百姓蒙其威德太之人誠有不能不感激思
報者而新河一方更可知已

雷游府六十壽序

河內古用武地界衛孟間山川雄偉發爲人物多奇傑有
志節史書所載豐功偉畧號稱名將往往皆其地之人幸
際海宇承平百六十年來稀見兵革武健之臣無所用而

英偉之才奮其智勇以効命
國家而垂名竹帛者葢猶盛於他處如余所識遠翁霄君一
門是已君累世皆讀書而用武顯自其祖某公以彰德營
守備乾隆十二年從征金川以功擢
圓明園叅將父某公復由衛輝營守備四十四年蘭州征番
回積首功超任北直都司固已聲施藉藉稱穰苴門戸矣
君自幼聞祖父論臨敵制變之事留心韜鈐嘗慨然自負
誦杜牧累代功勳照世光之句會山左逆匪王倫變起以
在行間奉調從征欣然曰此吾樹勳時也於時倫匪壽張
破陽穀陷堂邑數日之內聚衆數千人勢張甚豫省邊境

並震君從其帥堵勦持丈二殳先衆人陷陣所向賊皆辟易又連射殪殺數人數上首功事定由隊長擢把總累官至游府之任數年地方寧謐督撫以君世將深器重而君投壺雅歌彬彬有儒者風又以間訪黎陽白馬之跡策古人用兵得失見之議論多可觀然則君誠名將才特以時際恬熙不獲以豐功偉畧自見而其抱負足顯於國而光於家寧非其地山川雄偉之氣之所鍾耶君之子與余善殆又一將才也今歲茱月君六十誕辰將製屏爲壽而屬余敘因爲文代躋堂之祝且志執鞭忻慕之意焉

馴一王先生七十壽序

靑巖韓樓王先生於學標爲太先生　家君所嘗師事而學標又身受業於韓樓先生之季弟駉一先生之門二先生皆當世巨儒而爲學標家學源流之所出憶學標㓜時先王父亦崖公與韓樓先生爲詩酒交每推重先生學問該洽爲時冠又至行淳篤孝友天性有鄭均毛義之風以故命　家君事先生而先生則數推其季弟駉一先生文學八品皆在先生上於時學標侍　家君側已默識於心比長知讀書乃得因先生以從吾師駉一先生學吾師少韓樓先生五歲平日問學自爲師友韓樓先生以尙書名家吾師則精大小戴禮然皆兼通諸經旁及詩古文詞

無不覽究所爲文又各有心得不屑屑於面貌之似要其派别而源未始不同吾師嘗爲學標言昔與韓樓先生在院試日年壯氣盛彼此各不相下丙辰帥學使至韓樓先生試第一吾師第二其明年鄧公來則第一爲吾師而第二韓樓先生當時有二難之目顧二先生同氣之愛實先後無毫髮間蓋南隅王氏本宋忠懿王後自十二世祖名縉在黃以孝行著嗣後入孝友祠者凡五人家風雍睦聲譽隆起固有自來也韓樓先生某歲登明經選八十老翁矍鑠如壯時而吾師亦以壬午會

上萬壽充恩貢於今七月某日補舉七旬之觴棣萼一堂並以

高名享上壽而且玉樹蘭芽兩家交為輝映誠當世所嘆羨語云道隆者福至德盛者後昌不其然與 學標 才識駑下不及中人幸吾師諄諄教誨於今稍有成立而所得於庭訓者又實本韓樓先生之教蓋愚父子兩世之學莫非吾師一家兄弟之學然自 先王父已交韓樓先生而至令 學標 又與吾師令嗣竹雲世兄為至好上下交游蓋已及三世矣竊自惟先河後海所學不敢忘本而世代交誼之厚尤不容以或忽故因登堂祝嘏而縷述之既為吾師壽又推 家君意為韓樓先生進一觴是亦師所樂也

蔡益齋壽序

蔡姓在邑爲最古其先出晉侍中謨後唐中和間贅白山里之尹氏數傳而族以繁有石菴居士生宋時富而好施與其猶子承奉郎瑞叔置書屋市書五千卷教族子弟名蔡氏藏書樓而武博鎬之父待時與武博兩世交以名德顯武博五子又皆有名聲於時其學者所稱春山先生則石菴之後人茂才子與也惜後世志乘缺畧不能詳載蔡氏人物而其宗自元明來亦日凌替故家文獻無可考者然余聞明之中葉蔡之裔猶有一名恕者左圖右史恂恂鄉黨間爲葉正郎敬之所稱許大抵世數旣遠族不能無盛衰而名賢之後歷數千百年必間出才德之人能紹其

先世之遺風今又於益齋老人見之矣老人蔡之別族上世不知何時自白山徙鷲嶼顧兩地相距僅三數里耳白山之蔡無復人而鷲嶼族頗盛老人又爲一族之望雖其名德之顯不逮上世而富而能施積書以訓子弟有舊家之矩範兼精岐黃術於人多所全濟夫能壽人者天亦從而壽之修德無不報而既精於醫則平日於陰陽自調燮起居飲食自順節又所不待言宜老人之年踰七袠矍鑠如壯時也抑余聞蔡之族又別爲黃

國初黃守菴龍本武博後以德行重鄉族壽至百有四齒監司譚公題請建人瑞坊於邑皇華亭之右由斯以談蔡族

雖衰於昔不可謂無人使異日得從事志乘余將效葉正
郎之於恕附紀老人於編以著其善承先世之美而私心
爲老人祝者更欲以守菴之壽壽之也

公祝吳太夫人壽序

令季秋九月望後三日爲方伯吳公母唐太夫人誕降之
辰方伯率子若姪進士州倅君輩綵服絜觴跪獻堂下太
夫人欣然語方伯曰余邀天之眷行年八十而齒髮不衰
有子若孫俱已成立能讀書取科第隸名仕籍而汝尤位
望遹顯荷
聖主特達之知膺方面重寄顧余不喜汝之位望遹顯而喜汝

之克繼先業兩世並建節中州又皆有恩德以及於此州之人也蓋昔方伯尊人少宰公起家甲科由部郎出牧淮壅敭歷內外洊陞至河帥瀕大河南北數十州縣皆少宰公所治中間復被
命攝中丞事甫二十年而方伯又由翰林學士
簡任開歸道自梟而藩進攝撫篆勳業相踵並在豫省今方伯進養之所卽少宰公開府之地太夫人所嘗與子女嬉笑遊息其間者天中風物俯仰前後光景如新固宜其身之樂居於此而心之怡然以悅也始少宰公之視河兩河恃以無恐其爲中丞也不數月間百廢修舉惟時太夫人雖

深居不與外事而早夜佐少宰公籌畫以成偉業舉少宰公所以施德於豫人與豫人所以感頌少宰公者太夫人皆親見之常以述於方伯方伯承教惟謹以故其治豫務循少宰公之德而人之頌方伯也益思少宰公且聞太夫人之時時舉少宰公以爲勗也競額手稱頌願太夫人之享有萬年眉壽未有艾以長居吾豫也凡方伯所以孝養其親無不至而以承太夫人教克繼少宰公之業而澤及一州者爲大即太夫人淑慎節儉何德不備而以贊成少宰公之政且推少宰公意以教方伯俾此州之人世世蒙德者爲至故某等從其大者至者書之至如太夫人之裔

出名族一身榮貴叠受
褒封子孫蘭玉羅拜一堂則海內所共見而松柏之頌岡陵之
祝又僚屬侑觴之常例豈足為太夫人述哉

序東嶽神會

澤庫東嶽祠香火最盛以三月二十八日為神誕村人間歲或數歲輙奉神出遊謂之迎會先期祠前演劇陳設百物淨街道坊巷處處結綵棚歡門備香案以俟神過於是遠近數十里拜香投罪者坌涌而集拜香者一手柄香三尺許一手持小几每行三步則以首叩几而拜投罪者若犯人自投到銀鐺鎖或闖三木衣赭甚兩手反接作臨刑

狀大書斬犯一名某皆向例有之不爲怪其願充會中執事人並先自報聽派撥不待招而至焉至會日拜香者先行次卽數人負牌出牌書泰山青府奉天出巡暨肅靜迴避彰善癉惡等字次儀仗旗幟有負弓弩者揹箭者執銳牌者持鐙棒者竿上懸豹尾者其矛戟刀斧皆綴五色結帶銅鐸其旗皆書龍或虎或雲采或山河有高三五丈者曰大纛每旗數對間以繖其繖或重簷或三簷五色絢爛不一風舉日映如是者數百人作數隊行每隊鳴鑼者二人雜擊鐃鼓其聲震耳又有上下窄青衣腓繫鈴行則琅琅然往來爏趨於前後名曰巡綽以禁人錯行失隊并嚚

擠過是有高蹻計不下百十輩皆以足縛木行能跳躍長或二丈餘遇險仄一人持竹前曳住則坐人屋上殆卽古蘭子枝戲也繼之聞鑼鳴則臺閣至矣其製以木爲方座設欄楯施縉綵一座二十人舁之上下兩層用五六歲童子扮故事如裴遊月宮則結帛作圓圈天師在下擲巾成橋起半空明皇躡其巔裝雪擁藍關則下兩童子一爲韓文公踏雪行一持蓋隨後扮湘子者手執拂倚蓋上蓋暗貫鐵梗屈曲令童子上坐用綿裊縛之外罩以衣或雜綵不使人見故觀者但覺其躡空而立有矛頭淅米劍頭炊之危爲驚心咋舌而童子方恬然啖果餌或竟鼾鼾然作

磕睡翁也凡會以是角勝負各逞極技巧相誇示臺閣過
然後有地行故事結束肖象大抵採小說中事蹟如雲臺
二十八將梅山七聖水滸三十六天罡類其扮神仙則鶴
衣羽扇魚鼓或長劍繫葫蘆若鍾離權張果呂岩之屬又
有扮仙女五彩珠衣雲袂飄舉若許飛瓊董雙成追侍於
西山老母者神鬼之屬則擇身品魁偉者金介胄裝門神
醜惡肥短者綠袍靴簡裝判官長身而瘦者披髮弓眉方
肩跣兩足持脾扇裝地方鬼其餘面塗青綠戴面具金睛
飾以豹皮錦繡裝硬鬼巾畀或雙丫著雜色半臂圍肚看
帶手鐵叉狀貌獰惡裝牛頭阿旁者殆不可勝數復有三

十六行自官府士商農夫桑婦以及市井雜流無不具大抵各依本色服其尤發粲者一老儒粉鬚眉高帽銀頂衣寬袍拽搖街市間一手展破書高吟點頭若得意或又爲一僧一尼犯姦狀用長枷連釘之五伯驅以行意圖快觀不復顧事之褻也如是約又數百人行數里許始見投罪者陸續來兼隱隱聞炮聲知神駕已起行矣神是日服平天冠二十四旒青衮龍服中單朱舄純玉佩一如古帝者儀乘法駕紗燈前導旁遮宮扇舁者計百數四中貴夾持左右駕前侍從臣皆扮絳袍皂緣方心曲領隨官品執笏其跨馬武臣皆扮錦繡抹額或兜鍪身上或錦襖或雜色

小花衫短後打甲背子皆膀劍足靴一切帶器械軍校及諸司祗應人服飾不能拘一例先神至者爲周章二元帥一面如熏棗一純漆色係境內雄鎮廟神繼一藍面獠牙者則本祠所奉東平王世傳爲張睢陽也儀仗旗幟畧如前所過男婦皆羅拜因更引頸悚仄以俟神將至先有數人舁綵亭繼數十人持禁牌或介而引馬或騎而鼓吹有緋衣行刑者數人凡數童子執旛數童子捧盤數童子提銀爐香氣馥郁樂部細奏道旁歛息寂不聞聲須臾騎士簇擁而前萬衆伏地不敢仰視但見曲柄繡繖飄揚空際呵殿之音振動林木則神駕過矣自侵晨至午後人海騰

涌塡溢看場北起新橋南抵星濱舟楫鱗次新粧豔服照映四澤隧珥遺簪往往而有一日之費幾數千金風俗浮靡於斯爲極然太平勝事亦古人所嘆爲難得也余前年與進士黃君文徵覯會路橋君語余何不倣昌黎敘畫法記之余諾而未暇以作今歲鄉中復爲此舉追憶前語乃濡毫和墨爲述梗概惜良友遠宦無從一郢政之

敘三娘子事

韃靼三娘子本俺荅外孫女美麗有資性通番漢字俺荅爲第三子把漢那吉聘爲婦已而自室焉俺荅死長子黃台吉繼封順義王烝之黃台吉死子撦力克嗣復以爲配

蓋其俗與漢烏孫不異而一女子迭事數主年逾五十雖皮三少亦夏姬類也然頗知尊中國明季貢市通好多其內主之力

國朝海寧查初白有題三娘子圖詩首章香燈小炷懺前因云云以娘子嘗禮佛求再生至中土也次章云百八摩尼齊合掌讓他一顆佛頭珠黃台吉納婦一百八八象戒珠數娘子尤承寵也三章美其通貢受賜四章以獨石中軍嘗密圖其像獻之於朝故有風流邊將畫蛾眉之語皆當時實事特明史言是襖兒都司女而葉向高谷應泰二家又謂先受聘於襖兒都司俺荅強納之初白詩序亦主此

說則傳聞不無互異耳今衍聖公家有其像余借觀之長身纖鼻細口衣綵貂裘擁虎皮褥坐胡床首纏藍帛雙插孔雀尾而帶紅巾於頸秀麗中隱挾雄糾丈夫氣獨其慕義效塞堅盟不渝俾隆萬數十年西鄙得以休息迭膺殊錫號爲忠順夫人不其懿與

范忠貞公祠記

康熙十五年故福建總督螺山范公殉耿逆之難於是
天子震悼
賜謚忠貞予特祠而凡閩浙舊屬及所嘗巡歷地類無不有祠以祀公焉公諱承謨以元勳子由翰林歷副都御史膺

命出撫兩浙年不過三十顧盡心爲
國愛民所至詢問疾苦而務燠休之如吾太邑邊海塗田積
荒逋賦至五萬有奇民之凫號沉痛於追比因而竄亡者
纍纍矣賴公至特疏題請遂得與平陽寧海等縣宿逋一
時並免至今父老言其事有感且泣下者蓋公之德之入
人深矣始公父大學士文肅公順治元年從
世祖章皇帝入燕京時方議定賦文肅公以國本在民天下新
定卽當爲萬年經久計啟正兩朝亂制不足法因盡匿新
冊專取萬歷間老額定正供兆姓享無窮之利公弟尚書
承勲迭任方面仁風厚澤流布於大江南北及六詔入桂

間事具詳國史蓋自古國家之興必有異才若周召者起
佐其君綏靖四方於斯民有大利賴之事然未有功名德
澤出自一家父子兄弟如我
朝鐵嶺范氏之盛者也太邑之有忠貞祠歷百年棟宇如新
過者皆敬焉而碑記未具余恐世人徒以死節爲公重因
邑侯鄧公之請記遂述公當日所以撫浙并及大學士尚
書公勳績以見天眷
聖朝特生此一家數賢爲
社稷輔其施及百姓而宜世世祀者亦與
國家長享於無極嗚呼獨吾太邑當報公也哉

遊泰山記

余屢客魯城又奔走京師皆逕東省不一至泰山憾事也今八月初決計往遊抵泰安一日陰雨且甚見山凹間雲蓬蓬起旋蔽山影寓居民矮屋中足不能踰閾又惴惴焉懼不得遊倏晨天霽乃躍然以喜雇肩輿斗折蛇行初至山麓即聞水聲摐摐鏗鏗稍進益肆與松聲相雜泰山多石而少水昨雨爲有助矣上宋眞宗駐蹕處觀飛瀑歷對松谷峭壁巉巖齒齒松皆出石罅攢蹙怪詭而秦時五大夫虛有名自一天門二天門至此委折二十餘里紆見一綫界空懸若無際飛梯絕險疑不可上者南天門也輿人凌級

躁階快若雲掣而余蕩身空際挈膽在手下視目眩眩然汗淡背而不敢稍動躋此始平坦碧霞宮嶽祠在焉絕頂爲玉皇祠旁峙乾坤亭陟亭四望惟徂徠一山略齊腰膂其餘盡羅拜膝下去地尺許陰齊陽魯襟帶河濟東南盡處海影浮白太虛之雲變幻異態或上而或下凡物莫與抗則勢足俯視耳目之前無復障則視遠而所歷若益高凌風振策此爲大快山巔樹木類千百年物又多古石刻若開元摩厓碑蘇穎東封頌而没字碑尤怪瑋莫測所以上至如傲來丈人日觀月觀諸峯水簾朝陽諸洞談者往往過其實矣聞山後黄華洞石經谷境最勝絕則余是日

不及至焉雨後天氣薄涼萬里鮮翳杲日旣懸空翠猶滴
登覽閒適謂不負此遊用記之以釋前憾其有未盡俟異
日再至云

遊石門記

圖經所載石門凡數處曲阜之石門在城東北五十里許
昔杜子美訪張氏隱居處又嘗與劉九法曹鄭瑕邱觴咏
於此以其爲名賢所遊歷不可以不往往則山皆磽确而
無姿徑則沙礫刺抵而不可以步榛莽蒙密無奇花異木
之觀鮮禽魚之趣獨幽谷盤互藏破寺屋數間門前水駛
石上有聲潨然耳旣僻且陋疑非人所欲至不知古人何

取屢至而樂之繼而思之古人之志期於耳目屏棄一切不見可欲故常欲得人跡不到之地而居之惟恐其不僻且陋愈僻陋愈可喜其意之所托有以自適而不在乎景之有無也若人人所欲至古人未必至矣世無子美輩宜於石門無取而至者常鮮爲之記以俟

台山蕩圖記　集韓文

浙水東七州吾州之山水名天下者之傳記八九百里蜿蜿蜒蜒首尾相繼不絕有瑰瑋絕特之稱過是都者闞而相與觀焉居民鮮少草木蒙茂地益高山益峻猨狖所家虎豹之虞終莫幸而至焉赤箭青芝丹砂石英鐘乳千尋

之名材其水土之所生不能偏觀而盡識也余少時嘗有志於兹事不能奔走願莫之遂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有為浮屠之說者多藝而善遊衣破衣縶麻鞋而自肆於山水間又圖其跡測其高下次其道途所經小書共一卷皆曲極其妙卻立而視之見山水厓谷鳥獸恍惚畢出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其土谷窪者為池角者吾知其為牛嘘者嗅者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指山而問焉指山之一草而問焉皆有楷字注字處某水某坵某樹無巨細熟視之灼灼明矣始得此書意甚惜之然吾聞浮屠人入三蜀下岷山過洞庭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入谿谷

上岩石極幽遐瑰詭之觀術業有專攻茍可以寓其知巧絶人事而摸得之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竊寄目償所願焉豈不快哉

丹崖山記

丹崖山崖土俱赤異他山故名或曰晉葛洪於此煉丹丹井丹灶尚存是山之重以仙故其說自宋來有之按晉書洪本傳洪未嘗至浙東世傳洪爲勾漏令其實止廣州之羅浮勾漏亦未至由是觀之率附會難信而是山蜿蜒自西來至澤國陡然而住厓壁峭嶇下視耽耽如虎然勢雄甚循山之麓凡數十折而上松篁夾徑蔽密不見衣影水

嶙嶒出石鑄境又幽甚陟其巔而望遠近雞籠鳳城諸山指顧歷歷東極滄海帆檣如麻隱約出沒於波濤浩淼之際耳目曠然也旣雄且幽登覽復曠而朝霞夕烟疊出與山色相輝映固宜山之有聞於世而爲騷人墨客之所流連欣賞而不置而遊者踵相接也世之談者謂山有仙則名夫物之卓卓者類必有可觀不待藉而顯其待藉而顯者或未必有可觀之實然則山誠佳即無仙未始不名洪之嘗至丹崖與否可弗論也余日家其下而有以得乎其勝故記之如此

鶴池記

凡假物以命者必取於其類或類而類或不類而類皆非無故而云也泰山之址有白鶴泉昔者鶴嘗集焉此爲眞有鶴矣吾鄉鶴池以形取池約大數畝余家其上見其中懸出者若鶴之股細狹者若鶴之足斜而舒於左者鶴有翼也折而上者爲頸稍前而銳者爲喙岸木以爲羽高阜以爲頂皓月澄波光色鮮濯橫吹忽來意若軒翥無在而不得其爲鶴者造物以錘之人以其似而名之所謂類之類也水瀦於地鶴則戾天一高而一下一動而一靜然光潔之性同其意思閒遠皆與烟霞爲徒非天趣自然翛然於物之外者不能賞又同是則不類之類也類者以形類

不類者以德類由是以論雖不有眞鶴可也余自號鶴泉或者疑有取於此雖然余汨沒於塵埃者也於鶴與水皆無似似者名耳則類也而毋乃大不類旣爲池記卽以自訟

萬安橋記

澤國故有雙橋今莫知所在而假山橋巋然獨峙於地之東隅蓋宋鄭氏築若其西官塘並無橋往來惟以舟通鄭子仙八景詩稱官塘競渡是也宋以後始爲橋雖東西一水相望而高不敢與假山橋抗自後圮修皆循舊迹乾隆癸卯壞於水鄉人乃改爲圜洞三視假山橋規制倍之而

高且踰其半遠望如虹跨經年而工始成余以今人於事好勝古人而常不若古人計慮之遠方宋紹熙間鄭氏之居此地也八世矣族繁以盛成進士者數人仕外者又數人計成橋之易其事力數倍今人且暮夜風雨爭舟有失豈不一計渡之非便顧止於東隅築假山橋而迤西水陸之交無片石便行旅蓋以謂吾鄉地脉自永嘉西來羣山蜿蟺盤礴數百里至丹崕𡶶然而住壁立千仞下視耽耽如虎然而自山以東一路皆平壤沃衍下無障東居人聚村落於此藉以爲限者官塘帶水耳萬物之理當制其所勝扶其所不勝而地道右強西北恒有餘東南恒不足假

山橋之築以應東井扶其所不勝也左不足故也其西之不爲橋以右強有餘稍用制其所勝也蓋此非必形家之說儒者理固有之惟前人知之而後人不敢違故自元明數百年來雖稍以橋易渡猶師其意於制不甚高今乃特瓶而聳之苟取快觀而不顧其勢之淩已甚吾恐右之過勝而處其左者將有所不安也先是地百年無灾於火者橋將成之月而陳氏爲燼其明年柳氏又繼之於是鄉人始懼頗信余言而謀所以鎮安之余爲易橋之舊名官塘者曰萬安蓋鄭氏以東隅無山取橋名假山而余則循鄉人之意而以此致其祝也鄉人請文勒石余旣爲書其與

工蕆事之歲月下椿奠石之工費與夫率捐董役之姓氏俾刻之矣因更記所以名橋之故私藏於家以見後人於事當計之於遠無動爭勝前人也

重建金清橋記 代李明府

太邑境濱海潮流出入以金清爲門戶故淨應寺前有橋跨港亘百餘丈又爲通邑鎖鑰非特居民商賈之賴以濟也橋既去海邇奔濤澎湃日夕從而震撼之率不數十年而壞壞則修復視他處爲難余自泰順遷守是邑橋之斷已數年往來藉浮橋以渡蓋前令蘇君連舟架板爲一時計繼任有志興築計費巨萬未遑舉也余以金清地四達

兩岸室廬聚列千百估客航海而來者輻輳於斯風雨之不時潮汐之衝擊區區藉浮橋爲久計非便民事也且是橋廢闔邑水口氣一往而不守所關尤鉅雖成之難不得而憚父老言橋一圯於康熙四十七年颶風州司馬李君秀屏暨上舍金松筠蔡若琥陳維揚僧修祖竭力捐修及雍正初爲潮所齧李君又與學博金君芳遠及若琥維揚蔡道賢等重搆以李君一身而兩見風濤迅疾柱摧椿腐水勢之險急可知矣幸而毀不至甚故得以旋圯旋復而李金諸君之殫力於此亦已爲澤無窮矣今橋石之隨流而沒者乃無一存自波瀠潾故址幾湮其勢較前爲甚而

水流加急則椿石之下尤難鄉邑間非更得悉心任勞如李金諸君者事必無濟因公議得顏曾金文鑑蔡豹文皆紳士之老成者又得少年有幹略如李成章金保民蔡繼昌金文禧者數人而成章即李司馬孫保民爲學博長嗣力繼先業又其素志然也於是諏日興工分道勸輸出入以彌輪直以時閱二年而役以竣凡道出是橋者皆以爲工料堅緻數倍前日可數百年無壞蓋余本爲一勞永逸之計而諸君能體余意不惜貲費不辭勞勸力成此舉使往來通利狂瀾不驚且屹然爲東南水口扃鑰者其功並足不朽已

艟艚記

艟艚即蒼山船之大者蒼山屬太平去松門港甚邇居人捕漁用船入海遇賊嘗戰勝俱言其適用遂應官役爲兵船明季叅將戚繼光備倭松海所用三等船福船海滄及此是已福船高大如城海滄視福船畧相等倭船最小以二船乘勢下壓如車碾螳螂無不靡破然制大下水深惟利大洋無風不可使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二船爲無用矣蒼船水面上高不過五尺就加竹木棚架亦不過五尺運掉便快雖無風可動無膠淺之患可徑逼賊船所謂三色之中又此爲利又云風勢順則滄不如福蒼不

如滄若風小勢逆則福不如滄滄不如蒼嘉靖間倭寇衝突猋忽卒駕輕舠乘潮登岸抄掠豈能俟大船順風張帆而逐之洋面哉紀効新書載凡蒼山船一隻捕盜一名舵工一名椗手繚手各一名甲長三名兵夫三十名旗幟方色隨本哨其船大篷一扇小篷一扇遮陽篷八扇大櫓一枝邊櫓八枝舵二門椗二門自大佛郎機鳥銃噴筒灰罐藥弩及一切鈎鐮砍刀攻禦之具莫不詳備蓋得中之制不至如開浪網船之小但備探哨不可以戰者三百年來海氛寧靜民猶頌戚南塘功不衰至問所謂蒼山船雖居其地之老不能知予因詳記之爲防海者告非獨徵鄉里

舊聞而已

伏鯗記

台伏鯗名重天下味之美者無以踰之然其眞佳者吾台人不知食而蘇杭間人重價購之以供上客庚子秋余在吳中有爲余具饌者鯗甚美詒余云此物出君鄉里君亦知其辨乎余曰辨之何如試言之主人曰台鯗有早夏有秋釣有伏鯗其出有毋窟有石塘有松門早夏未至伏者也其鯗翅交不過頭味鹹而觳無香過伏者爲秋釣漁人用釣得魚不更用網鯗大而片甚薄翅散而不交食之無味煮亦不爛惟正在三伏內晒者兩翅相交過頭其魚甚

肥脂多而色不變以爲羹清白而香味之甘淡益人神氣凡鰣秋釣早夏爲下此獨行君鄉里以其直賤也吾吳人所市必伏鰣以能捐重價故常得眞佳者而君鄉里人或終身未一食食者皆秋釣早夏也再伏鰣以產松門者爲上毋䆗石塘諸處鰣皆冒松門色美易售然甘香終不及松門者其魚則甕綵潭之魚也其水則三井之水也此雖君鄉里辨之者蓋寥寥矣余聞主人言而媿之因嘆海濱庸俗寡識雖有至美不之貴而孳孳焉惟賤之求又或顚倒黑白以眞爲贋於是醬腐齒腥果腹鮑魚之肆畢生不夢見天下之至味而有識之士於千里之外安坐而享珍

異卽物之眞且佳者亦多願至他處而不肯爭價於下品之間區區與鄉里爲市嗚呼獨奮也哉

修涉縣廟學記

天下州縣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孔子非徒示體制凡以教天下知有聖道而誦法之也顧州縣各有學而試問學之中有春誦夏絃如太師所詔者乎有勉爲六德六行如司徒所教者乎然則學固虛設而卽歲時俎豆舉行釋奠徒具文焉耳烏在其爲眞知聖人而尊之哉夫士不務學不知誦法聖人而亟亟焉廟學之崇誠非所以爲教然余讀城闕之詩說者謂子衿佻達由學校

之廢弛而濟濟多士克廣德心醉頌歸美泮宮之作漢文翁創立學舍於成都市中尊祀

孔子且圖七十子之像於石室吏民爭求爲學宮弟子由是蜀中衣冠禮樂稱盛學修而後士有所歸廟新而後民知所敬以正人心端學術蓋教之本即於是乎在顧乃視爲末務有經數十年之久任其廢敗而不修者可慨也涉小邑耳在古固殷圻內地流風善政存焉戰國又嘗入魏與聞有西河卜子之教其地瘠而民知向義本易於爲善特不得有司之激厲而振興之頃年廟學漸以頹廢余來涖茲士每朔望展謁顧見堂廡摧毀諸生盡露處而心不安也

又觀宋大觀御製碑及元時加封
文宣王號制詞碑弔其遺跡太息久之以爲何昔盛而今衰其
興復之是余責也乃與學博周君縣佐嚴君謀於邑士首
捐貲爲倡而餘量力以助自
大成殿明倫堂東西兩廡鄉賢名宦諸祠以及諸生肄業之所
次第經理擇老成一二人董之肇工於嘉慶四年冬月至
次年八月而役竣於民無擾事不費而學之規模廟之氣
象燦然殊觀焉爰進邑士而告之曰凡余之從事於廟學
非名是務將效古之崇四術興三物而邑人絃誦之聲戶
有聞也士咸勉於德行道藝而賢者能者鞏出也諸生汨

遊聖門且登其堂見禮器車服之盛而獨無慨然慕奮然
興者乎甫落成而我
皇上御書聖集大成扁額頒示天下學宮使者適至余率紳士
朝服鼓吹迎入敬謹懸掛
聖藻矞煌與殿宇丹碧交爲輝映萬衆仰瞻咸謂
聖天子崇師重道教育多士於是舉增榮爲一縣文明之兆千
載不可逢之嘉會益感而奮幷欲余爲文勒石以垂不朽
余謂聖道者萬世所宗而學校人才所自出多士幸生
盛世承棫樸
作人之化而又有長吏之勸率宜何如自勉他日經明行修能

以其學於聖賢者出爲世用而在鄉黨亦循循規矩不失爲聖人之徒令人嘆文翁化蜀之美於茲再見也廟學之修爲不虛已是爲記

修建節孝祠記

縣故有節孝祠在
學宮前右側遇
丁祭有司行禮得附祀分享所以慰貞魂而彰閫德風厲末俗垂美方來所關非細故也顧向之爲祠僅數楹積久風雨侵蝕垣墉頽圮神無所棲靈無所妥過者竊傷之已未之夏余請

學展謁顧見兩廡毀於積霖即
廟堧內外亦多損落於是與儒學周公典史嚴君重謀建修
紳士畢集莫不謂宜而貢生康君紀堂毅然出貲爲通邑
倡乃貢生之母段氏則更以節孝祠久圮一切修造之費
願一己任焉夫學校者士之所從出也士讀
聖人書而思所以報其不惜厥費鼎新
殿宇而俎豆之宜也若婦女則非所責也且世即有有財喜
施之婦女亦惟惑於巫覡僧道之說淫祀是事以祈所謂
福田利益至於
聖賢廟食以及古來節烈之祀則固以與彼無與將勸之而不

應息有并不待勸而慨然私出已積以成美舉如貢生之得者噫可謂難矣縣人言貢生毋事貢生父知州公最謹知州公一切家政悉任之而德配某享其成比知州公捐館所以教誨其子者尤至故貢生能克世其家而取重於鄉里今觀此舉而其平日之賢而知義益信節孝祠本統於

廟學然

廟學成於衆而節孝祠獨成之且出自婦女是宜別書以著美并爲邑之好義者勸也已

重濬任公渠記

涉西故有渠一道曰任公渠明萬歷間邑令任公澄清所鑿也先是附郭之田常苦旱及任公爲此渠起七原山下引漳水入渠屈曲流經城北由是清泉灌注雖遇亢暵他田龜坼而此環城十餘里黍苗芃芃如故邑人食其德至今思之余讀史記河渠書及漢書溝洫志記西門豹史起引漳溉鄴事並言河內爲富今任所溉僅在一隅計田不過三十頃其爲利甚微然均爲用漳溉田爲後世所利賴且特其所治小耳設處其大亦必能爲西門豹史起之事也是渠雍正五年嘗疏濬迄今七十餘年渠道漸淤且或侵爲民田村人更從他道挑治淺流涓滴若續若斷則所

謂任公渠者已名在而實失矣今年夏北關紳耆以白於余余因周視故道俾從舊開濬凡半月而渠復更以其方之餘引水自北關入城穿泮池入衙舍蓋皆任公之遺蹟而非余之敢於剏也嘉慶三年戊午七月記